

新疆社科研究成果之荟萃

——记《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出版

贺 灵

（新疆人民出版社，830001）

内容提要：笔者作为《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责编和统筹，参与了该丛书的审读、审稿、修改和出版全过程，结合审稿对其出版意义、结构、基本内容、不足之处以及笔者的几点感想作了阐述，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新疆 社会科学院 专家 学者 文库 编辑 审稿 评论

Abstract:As an author for The library of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perts and scholars ,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editor and overall, participa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besprechung, review, modifications and the publish for the series.

Combine the consideration of manuscripts and personal views elaborated for publishing significance, structure, basic components and deficiencies.

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 30 周年之际，反映本院最高学术水准的大型丛书——《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已陆续出版发行。笔者作为主要编辑出版者，同样难掩大功告成的兴奋之情，手抚此 35 本成果，悉同已出，感想、体会似乎较诸专家学者为多，每每有先吐几声之冲动，以下文字，当为引玉之砖，先声夺主，为之言语数句。

（一）

编辑出版《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缘起于 2008 年。当初制订此规划就为本院“而立”之年献礼。如今已历四载，洋洋 35 部（内一部为“纪念文集”）著作已整齐划一地呈现于众，为四年前的规划画上了基本圆满的句号。35 部文集近 1500 万字。文库收录了 34 位 55 岁以上离退休或在职的具有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学者文集，每部文集约收 30 篇左右论文和文章；成文和刊发年代基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年；学科领域涵盖西域（包括中亚）历史、民族、宗教、文化、法律、军事、哲学、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地理、文学艺术等；文种为汉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三种，有的以维吾尔文与汉文合集，有的以哈萨克文与汉文合集。

为了保证文库质量，以新疆社会科学院领导、各研究所所长及资深专家等组成文库编委会，每部文集的规模、篇目及书名等先由文集作者拟定，然后交付编委会讨论决定。内容上，编委会分别委托本院两名专家对每部书稿进行审读并

提出书面意见，再交本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定夺，最后才交出版社进入编辑出版程序。编辑出版进程是对书稿进行精雕细刻的阶段。首先对内容进行社内两次审读，然后做选题上报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内容上不出问题，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对书稿依照审读规定做了再次审读。在自上而下层层审读把关的前提下，文库的政治、学术等质量得到了充分保证，其中周折和艰辛唯责任编辑感知颇深。

文库收录的每部文集均为作者数十年著书立说精华之采撷，大致论述范畴虽未超偏作者学科研究的范围，但也有旁论杂述者。从学科上区分，首先，新疆（西域）史论者分量最多，为11种，如陈慧生《杨增新研究文集》、薛宗正《学术文萃》（以古代史为主）、马国荣《新疆历史研究文集》（以古代史为主）、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文集》（以哈萨克族历史为主）、郭平梁《西域史地探微》（以古代史为主）、吴福环《求索集》（以清史为主）、齐清顺《当午耕耘集》（以清代新疆历史为主）、田卫疆《新疆历史丛稿》（以古代史为主）、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以新疆近现代史为主）、殷晴《探索与求真——西域史地论集》、陈超《边史探研》（以新疆民国史为主）等；其次，为经济学学科者，计5种，如杨发仁《求真文集》（以经济为主，兼及民族理论）、王拴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文集》、刘甲金《地区经济发展探索文集》、曾大昭《经济研究文集》、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探索与成果——三十年来新疆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文集》等；第三，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者，如石来宗《马克思主义“精髓理论”研究文集》、谷苞《新疆历史与社会》、续西发《新疆若干社会问题研究》、阿吾提·托呼提《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文集》；第四，为宗教问题，如李进新《研究与探索文集》（以新疆宗教发展与理论问题为主）、刘仲康《求是文集》（以现代新疆宗教问题为主）、陈国光《西域人文学术研究》（以古代和近代新疆宗教发展与理论问题为主）；所余为法律、西域文化、政治、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字、民间文学等，如闫殿卿《法学论文集》、连振华《社会主义法制纵横论》、仲高《西域文化文集》、潘志平《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尼合买德·蒙加尼《哈萨克族文化遗产研究文集》、卡德尔·艾克拜《民族文化研究文集》、塔依尔江·穆罕默德《维吾尔族语言文化研究文集》、卡哈尔曼·穆汗《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与汉字古音研究文集》、依不拉音·穆提义《维吾尔族研究点滴》、别克苏勒坦《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研究》等；《打造西部智库的记忆——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收录了新疆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专家学者、行政人员、后勤服务等20余人的回忆文章，从中大致窥见新疆社会科学院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概貌及部分学者的耕耘经历。

（二）

历史进入21世纪，在全国出版界共同迎来了学术文集出版高潮。新疆出版领域亦不甘落后，至目前各类文集出版也盛风不减，仍为各出版机构的出书亮点。对文集出版之风，少数人持有不同意见，其基本观点是：将以发表过的论文结集为之，系重复出版，浪费资源。就目前出版学术文集的状况分析，绝大多数学术文集作者均已离退而休，他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操风学界，均为某一学科领域主唱之角，是他们构筑了我国学术各领域坚实的基础。过去，国家经济实力薄弱，对学术领域投入无多，因而长期以来学术著作的出版一直表现为被遗忘的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势力的日强，在开始重视文化、劲倡学术研究的同时，其成果的出版也容易了许多，也引领老专家学者以结文出集的形式，为自己几十

年的默然耕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们的这些文集，其学术和社会应用价值，也绝不逊色于其他专著。从另一角度讲，将散存于各期刊杂志的论文集中结集出书，其实就是为读者和实用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读者也可据此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成果。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也是在人们的期待和微词中诞生了。三十余位各民族作者，在过去数十年中，以各自的智力和付出，为新疆社会科学各领域添砖加瓦，共同构筑了目前学术成果的坚实基础，《新疆简史》、《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新疆各朝代专著以及目前学界广泛使用的各类资料、调查成果等，无不与他们的辛勤耕耘有关。尤其是其中的历史类文集，给广大读者展现的是更为详尽的《新疆简史》，甚至从中可以窥见《新疆通史》的轮廓。做学术研究，先以论文搭架，而后在充分积累的基础上缀辑为专著或系统著作，这是绝大多数学人共同选择的学术“坦途”。然而以诸多论文做成一部专著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堆积，而是将其去粗取精、精雕细刻的再创作过程，因而，把原始研究成果结集奉献给读者，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文集本身，它也是重新展开过去研究“点”“面”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对后世学人有百利而无一弊。三十余年来，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包括民族史）一直为最强势的重点学科，其研究成果，历来与新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受到自上而下的高度重视，文库中的分量几占三分之一，字数近 500 万，内容上各朝代间均可承上启下，如果将它们按朝代串缀，加以系统化，便为一部棱角万端的《新疆通史》，在数十年来基本历史资料并未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无论何人，从本质上突破和改写这些研究成果并非轻易之举。从目前的研究“新成果”来看，绝大多数后起学人基本上还是都站在这些先人的臂膀之上，只是“手段”、“方法”、“视角”等比前人多了而已。

三十多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新疆的宗教问题复杂而敏感，其研究多徘徊于宗教史及宗教一般问题，至于纯宗教理论及宗教发展规律等问题，历来少有问涉。对于个别信众广泛的宗教问题，历来又被民族分裂主义者用来制造各种歪理邪说，并结合其捏造的“历史”、“理论”等，企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制造社会动乱。在此现实条件下，宗教研究“禁区”和敏感点频出。但是，三十年来，新疆宗教研究还是始终呈现出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研究趋势，在比较艰难的环境条件下，研究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库所收陈国光、李进新、刘仲康三位专家的文集及其他学者文集所涉宗教问题研究，共同组成了这一成绩的核心。并且成果都是在资料搜集工作极端困难、研究探讨十分谨慎、论文发表相对不易的情况下取得的。读上述三部文集，人们可以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各种宗教在新疆传入、传出、发展、演变（或消失）、定型的历史过程以及现存宗教文化现状。

新疆经济问题与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无论过去或现在，人们无不深切感受经济发展与否对自己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尤其是社会发展无时无刻、无所不及地受到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因此，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另外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便是新疆经济。历年来，其研究课题基本与自治区当时的重要经济发展问题有关，其研究成果多成为自治区党政领导及相关决策领域的直接参考资料，为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参谋作用。虽然文库中所收如杨发仁、王拴乾、刘甲金、曾大昭、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5 位经济学专家洋洋 200 余万字的成果，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其许许多多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但它们对推动当时新疆经济发展变化的不朽

作用，同这些文字一起载入了史册。可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也将成为后人研究新疆经济发展史离不开的参考资料。而且，其中对不少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对目前和将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尤其是不少亲临其境，以诸多统计数据支撑的调查报告，在日后相当阶段，仍然是当地据以改善民生、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环境条件的宝贵资料。有些文集的作者，多年来通过特殊“顾问”身份，直接参与自治区各级部门的经济决策活动，其研究课题和成果，往往带有全局性眼光和建议作用。这些研究课题和成果，确实为新疆社会科学院增添了不少光彩。

新疆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中西文化特色最为鲜明的地区之一。两千多年来，这里始终是多种民族成分、多种生存方式、多种宗教、多种语言文字、多种社会文化以及异国文化成分同区并存，形成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单元区。但是，对新疆文化的研究，学术界一直表现乏力，三十多年中成果仍显寥寥，难尽人意，这是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领域的遗憾之一。本文库除了仲高的《西域文化论集》研究和探讨西域某些方面文化论题外，其他史地文集偶有数篇论及所涉研究领域文化个案，况且多表现为叙述性文字，多未上升至理论高度。这些给我们以明确的提示，新疆文化研究不应成为本院漠视的领域，在目前全区文化研究整体低沉的情况下，适时重视该领域的研究，它也会成为本院前程似锦的研究领域。要知道，广阔的文化视野，会为我们引出头绪繁多的研究课题，仅以新疆各民族文化史立项，便有五载难毕之劳。

新疆社会科学院对本区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基本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汉族专家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对本民族的研究。汉族学者的研究自不待言，不仅层次明显之高，而且成果的受众面和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少数民族专家学者的研究往往处于一种劣势的境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研究成果的文种载体之上。即用维吾尔、哈萨克等文字立著，毕竟受众面狭窄，影响力会大大减弱，在学术界很难产生反响，拜读心切的最广大的国文受众只能望文兴叹，更无法引用其成果。为此，贾合甫·米尔扎汗、塔依尔江·穆罕默德、卡哈尔曼·穆汗三位专家分别主要收录其用民族文字撰写的论著外，有所准备地收录了部分译为汉文或用汉文撰写的论著，这是一种可喜的努力，值得倍予提倡，在有能力和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均应如此为之，唯有如此，少数民族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方能脱身于狭窄的境地，走进广大的受众之中。阿吾提·托呼提、尼合买德·蒙加尼、卡德尔·艾克拜及别克苏勒坦四位专家的文集，虽因用民族文字表现而处于受众狭窄、难为多数人拜读的境地，但通过内容简介、目录译汉等方式，可以扩大在不同受众的影响。可以肯定，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对其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探讨，更具优势，最起码对文化调查资料的掌握和运用，其他民族学者是难能相比的。然而通过编辑这些少数民族专家学者的文集，笔者还是希望，无论哪个民族专家学者，凡涉入研究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首先务必努力掌握汉文这个重要手段，要做到读懂文言文、用汉文撰著，但也要精通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双语优势带来的方便和实惠是言之不尽的。

文库所选文集，在编排上虽多分有类目（即栏目），但在同一类目中均按写作年代或刊发时间编排，有的未分类目，编排全按年代为序。如此编排，从中很容易窥见文集作者学术发展历程及研究方向定型的情况，也深刻感受到，无论任何功成名就的专家，也都是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由幼稚向成熟逐步发展而来的。而且可以肯定，任何专家学者，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真正开山性补空白之作、

相互难寻重复雷同之处的论著只占少数，只有它们才能够荟萃组成体现整个院级科研水平的代表作。一个科研机构，就应处心积虑地多打造这类精品；一个学人的水平，也正好体现在这么几篇上乘之作上。

（三）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自 2008 年开始编辑，至 2009 年底部分书稿交出版社进入编辑出版程序。近两年来，作为责任编辑和出版统筹，对文库感受最切身者当属笔者。

在编辑出版领域，经常出现如下情况：当诸多书稿堆积一齐时，作为责任编辑往往心生烦躁，自感压力，不知所措，工作顿失头绪。然而，笔者面对如此之多的大篇幅专著，反而有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冷静，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过去因琐事所羁，难有真正静下心来读学术专著的机会，如今天赐良机，促使你仔细拜读上千万字学术文字，此乃全面了解新疆社会科学院整体学术水平的不期机会。而且，所接触者均系本院学术大厦的奠基作品。为了高质量地编好这套学术文库，两年中，笔者基本未接受其他书稿，将所有节假日均交给审稿，许多书稿不仅审了一遍，感到慰藉的是，在审稿中，已经为诸位作者纠正和消除了无数差错，使书稿质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两年来，审稿成了笔者精神享受的很大一部分，自始至终未感到丝毫压力，这得益于数十年来自我培养的编辑修养，即把审稿过程当作增长学识、学习新知的过程，并以此为乐。此外，数十年来的编辑生涯、近 7 千万字的审稿实践，练就了一双专挑错字病句、死寻你“不是”的眼力和本领，使得每每挑出书稿毛病、纠正舛误，便发出一种尽了责任的兴奋和满足之情。每当审读到文笔优美、字句通畅、富具情趣的书稿，总是情不自禁地辅以高声朗读。读到重要史实、年代或人物，尚不惜笔墨记以备用。这已成多年难易的习惯。人们往往称编辑为“杂家”，我认为编辑是杂中有专，所谓“专”者，就是在审读学术专著中有心积累起来的，无心者难以为专。通过对文库一千余万字字斟句酌般的审读，给自己积累和夯实的新疆社科知识基础自不必言，确又与数十位专家学者沟通了心灵，以文相识了其人品和才华。最后，笔者最大的收获是，不知不觉中占有了他们多年智慧的结晶，成为其著述最忠实的第一读者。

文库在产生过程中，也有诸多无为的付出，这缘于当初编委会忽视了编制一套详尽的“编写大纲”。具体详尽的编写大纲可以从源头上规范书稿的体例、格式和诸多技术性问题，诸如丛书整体体例、层级标题格式、数字和年代用法、注释格式、研究成果目录格式，等等。就以注释格式为例，不少作者仍然对严重违背汉语标点符号规范的不能用于汉文著述的西文注释形式乐此不疲，结果把纯汉文的传统注释形式搞得非驴非马，错中见乱。要把这种错乱改正过来是十分费事的。个别作者把无序凌乱的书稿当作“齐清定”的稿件交给编辑，让编辑和录入为其编排形成书稿。还有不少作者对自己的成稿始终难见满意，增补无常，加大了排版、校对和审稿的劳动量。相当一部分作者似乎对自己的文稿兴味索然，或是过于自信，诸多硬伤软疤始终不被发现。种种问题，各有特点，细谈密陈，别有情趣。总结上述问题笔者感到，编辑一套高质量的丛书，必须严格按照“编写大纲”，做到作者、编者、编辑、校对四方各负己责、各尽其职。但是，首次编辑如此大型套书，各方都经验无多，好在强烈的责任心促使笔者负起了各方之责，责无旁贷地尽了部分作者、编者以及校对所尽的职责，完成任务可谓圆满。

《打造西部知库的记忆》是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 30 周年纪念文集。它可以成为新疆社会科学院 30 年简史。但原稿也是因缺乏具体详尽的“编写大纲”而

未能全面体现新疆社会科学院 30 年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和所取得的成绩。尽管如此，经过大家的努力，最终还是达到了出版水平。

总之，《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的顺利出版，凝结着各方的汗水和智慧，它们展示了本院的整体科研水平，是专家学者的才思结晶，它们将成为新疆社会科学院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 者：贺灵
出生年月：1956.6
性 别：男
民 族：锡伯族
籍 贯：新疆伊犁
职 称：编审
研究方向：民族历史
工作单位：新疆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830001
联系电话：13609961127